

新史学

的三十年

1918—1948

冯锡刚◎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的三十年

1918—1948

新民主主义

冯锡刚◎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的三十年 / 冯锡刚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

ISBN978-7-5073-3158-5

I. 郭… II. 冯… III. ①郭沫若 (1892—1978)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5714 号

郭沫若的三十年

著 者 / 冯锡刚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装帧设计 / 北京飞亚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 /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飞亚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 × 960mm 开本 26.5 印张 368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3158-5

定价: 5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	1918: “博多湾水碧琉璃”
17	1919: “神州是我我神州”
31	1920: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46	1921: “旗鼓既张, 奋斗到底”
61	1922: “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76	1923: “进退维谷的苦闷”
92	1924: “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106	1925: “桃花落地的声音, 都可以听得见呀!”
119	1926: “揽辔忧天下”
133	1927: “铁甲满关山”
145	1928: “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159	1929: “瞻往可以察今”
165	1930: “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
173	1931: “诗心自清素”
181	1932: “爰将金玉, 自励坚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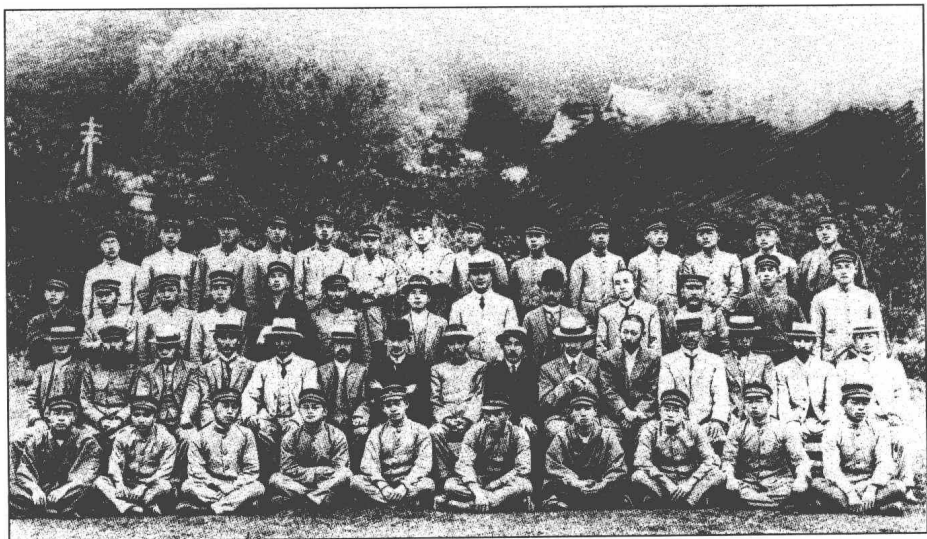
190	1933: “桃叶因风舞自怜”
199	1934: “举世沉浮浑似海”
208	1935: “渊深默默走惊雷”
217	1936: “心在跳跃，血在沸腾”
230	1937: “欣将残骨埋诸夏”
245	1938: “且听洪波一曲”
258	1939: “驱车我欲出潼关”
270	1940: “坐老金刚坡”
286	1941: “士为知己死，意气耿千秋”
300	1942: “日月江河一卷诗”
315	1943: “因风我寄《南冠草》”
329	1944: “光明今夕天官府”
346	1945: “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
368	1946: “不信人民终可侮”
383	1947: “倍添黯暗夜将明”
401	1948: “北来真个见光明”

1918

“博多湾水碧琉璃”

1918年7月，26岁的郭沫若从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免试升入福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26岁，已经不年轻了。郭沫若资质超群，在四川这个封闭的狭小天地中，蹉跎了多年光阴。1913年岁末，在长兄郭开文的决断和资助下，郭沫若自北京经由朝鲜，于1914年初到达日本东京。经济的重压迫使郭沫若必须在半年内考上官费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否则长兄无力继续资助，只能打道回府，如同他考了两年仍未能如愿的五哥郭开佐。经过



1918年7月，冈山六高毕业合影，第四排左二为郭沫若。

几个月的努力（郭沫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勤勉的时期），终于如愿以偿。一年后又由一高预科入冈山六高；又三年后入九州帝大。

1918年，在郭沫若长达86年的生命年轮中，具有特殊的界标意义——进入九州帝大，接受现代高等教育，毕业后虽未行医，但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就读时期广泛涉猎包括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因着进入九州帝大而由冈山迁居福岡的博多湾畔，这独异的自然景观成为诱发诗人意兴的触媒，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博多的风光富有诗味，怕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一年，也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的受胎期，郭沫若成为了创造社的“创造者”之一。

26岁的郭沫若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

这年7月底，郭沫若携日本夫人安娜（佐藤富子）与年前出生的长子和生来到福岡，住在博多湾畔一家当铺的狭小的楼上。8月24日，郭沫若万里家书，禀报双亲：

男来九州将近四星期了，……男现住的房子，小小的共有两间，都在楼上，楼下是主人的储藏室，室侧有个煮饭的地方，又其侧便是茅房，……房子里面却不大干净，周围都是土壁，房钱却是很贵，每个月电灯在内，要五块半钱，算好窗户甚多，凉风时至，可恨茅房太近，又时有粪香扑鼻也。住家离大学甚近，走不上两百步，便是大学的后门，上课算是很方便呢，离海岸，亦不远，天晴便可入海凫水，今日天气甚好，打算吃了午饭之后，便去凫水去。海岸山有苍松万千树，照眼皆青，空气甚新鲜也。

住处纵然逼仄，景观却是宜人。1921年10月，郭沫若致信郁达



夫，抒发迁居后的失落：“现在的住处在与海岸成平行的一条街道之中部，背海，又无楼，我看不见博多湾中变幻无常的海色，我看不见十里松原永恒不易的青翠，我是何等不满意，对于往日的旧居何等景慕呦！”在信里还写上了“昨天才写”的《重过旧居》：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
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
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
我忘不了网屋汀上的渔网。

我禁不着走进了你的门中，
我禁不着走上了你的楼上。
哦那儿贴过我往日的诗歌，
那儿我挂过Beethoven的肖像。

那儿我放过Millet的《牧羊少女》，
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
那儿我放过白华，
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
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荡；
唉，我禁不住泪浪的滔滔，
我禁不住情涛的激涨。”

30年代，郭沫若流亡日本，蛰居千叶，怀念博多湾，“感觉着像我的第二故乡”，追怀当年游览福岡附近的太宰府所作的诗篇，其中一首七绝是：

正逢新雨我重来，群鸽近人诉苦哀。

似道斯人今已渺，铜骑清泪滴苍苔。

诗人听闻鸽子的鸣声而触发苦绪，看见雨滴从庙内青铜的马首滴落而联想流泪。

甚至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12月，郭沫若写了题为《追忆博多》的散文，寄托自己对“第二故乡”的深情：

“九大在九州岛的博多湾上，气候很暖和，樱花之类比东京、西京要早开一个月。那平如明镜的博多湾，被一条极细长的土股——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就像一个大湖。沿岸出去一带福岡市的市廛之外，有莹洁的白沙，青翠的十里松原，风景颇不恶。

“离福岡不远有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即因元兵东征而得名。颇多梅花，乃一游览胜地。

“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我的《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都是在博多湾上写的。在用白话写诗之外，也写过一些文言诗，录一首以志慨。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

二

这年8月下旬，还未开学的一天正午，郭沫若为避免午餐后易起的慵倦和睡意，走出寓所，去松林里散步，不期与一高预科时的同学张资



平相遇。两人在箱崎神社的甬道旁谈了好长时间，述说分别3年来的际遇，又辗转来到海边，在海里晃了一会儿之后，上岸纳凉，开始了“永远留在记忆里的”对话。

郭沫若首先表示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的不满。作为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所刊登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论，就是连篇累牍且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则多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

张资平也以为中国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他认为中国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

郭沫若提出社会是否需要这类杂志的疑问，熟知国内情况的张资平以《新青年》为例作了肯定的回答。

郭沫若于是表达了郁积已久的想法：“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

张资平觉得很好，但担心缺乏“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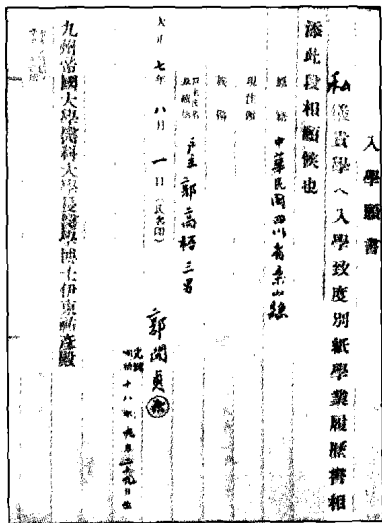
郭沫若胸有成竹，首先提出一高预科的同学郁达夫，接着又提出六高的同学成仿吾，认为他“很有文学趣味”，“英文很好”，可以算一个。

张资平却没有提出合适的“同人”。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郭沫若自信地表示：“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张资平很赞成，约定以郭沫若为中心，待开学之后，征求郁达夫和成仿吾的意见，再策进行。

关于这番对话，郭沫若在1932年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中有这



以“郭开贞”署名的大学入学自愿书。

样的述评：

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资平发生交谊实际上是从那时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

办纯粹的同人文学期刊的意念，也许就成为了郭沫若小说创作的一种动力。

在人体解剖的课程中，面对着文有人物画的尸体，郭沫若在奇怪的氛围中产生了创作的灵感。那是一个梦——

面对着一具被解剖的尸体，见胸部有裸女文身，写有“滨田爱子”四字，日本同学为我讲了斋藤寅吉盗尸的故事：

滨田洗海水浴溺亡，尸体却失窃。警探侦查察觉渔师斋藤形迹可疑。后在斋藤的渔船中发现女尸，已遭这位鳏夫的尸奸。罪犯拘捕而刺杀一名侦探，被处绞刑。

我听了这故事，遂将斋藤文身的裸女这幅皮肤割下，盛在酒精瓶里携回寓所。睡意朦胧中忽闻“还我爱人来”的喊叫，睁眼看去，一架骷髅立在我的房门口。

大吃一惊，梦境顿消。

郭沫若给这篇处女作取名《骷髅》，三易其稿，投寄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奇怪的是，按理应投《小说月报》，也许郭沫若不满于《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气息而不屑与之为伍。虽然对《东方杂志》亦觉不满，但毕竟只是限于“庸俗的政谈”，故宁愿投向这本以时政科学类文章为主的刊物。令郭沫若失望的是，不久即遭到退稿。年轻气盛的郭沫若一气之下，竟将这篇处女作焚毁了。

创作实在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设若《骷髅》得在《东方杂志》这家国内有数的大牌刊物上登载，这对初试身手的郭沫若一定会是不小的鼓舞和激励，一如隔年之后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来者不拒地发表郭沫若的白话诗，使之获得“一个很大的刺激”，促成了“诗的创作爆发期”的到来。

尽管遭到这样的挫折，郭沫若之于文学创作确是出于内心的需求。博多湾成为了郭沫若“诗歌的产床”。

月光一样的朝曦
照透了这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的疏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
远远的海中岛影昏昏，
好像是，还在恋着他昨宵的梦境。

携着一个稚子徐行，
耳琴中交响着鸡声、鸟声，
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鸣。

这首题名为《晨兴》的新诗，称得起“诗中有画”：朝阳沐浴下的松原，隐约于清澄波涛中的海岛，父子携手漫步于银白色沙滩上的身影。每句三行，参差中相对整齐的句式，押大致相近的音韵。诗人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鸣”，传达给读者的正是这种礼赞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如果说《晨兴》是博多湾清晨的素描，那么《夜步十里松原》似可视为博多湾夜景的写意：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见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地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只只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大海安眠了，“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这似乎是海的小夜曲，然而细细体味，却于冲淡中蕴藉雄浑——苍穹的高超和清寥。由古松对天宇的赞美而引发出诗人的“战栗”，确有“篇终接浑茫”的境界。因着赞美天穹的古松的战栗，读者当不难体会诗人赞美天宇的衷情。此诗句式参差，几无韵律，不以音节动人，纯以想象取胜。

郭沫若自幼喜读庄子，到日本后又迷上了泰戈尔。自然就是神，我即自然。这些作品颇能见出泛神论的精神元素。博多湾的自然景观催生了诗人郭沫若，而创造社的受胎亦发生于此，真是冥冥中上苍的安排。

三

具有纪念意义的是，郭沫若在这一年为安娜写了《死的诱惑》和《别离》这两首情诗。

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收入《死的诱惑》，附白曰：“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1918年初夏作的。”1941年9月所写《五十年简谱》则称此诗作于1916年：当年暑期中在东京与安娜相识，发生恋爱，“作长期之日文通信并开始写新诗”。此诗即为其中的一首。令人不解的是，50年代编辑《沫若文集》时，作者却并未删去这个附白。这样看来，附白虽言“大概”，但毕竟距成诗时间近，一般而言记忆较为准确。同时，《死的诱惑》似乎也并非纯粹的爱情诗。

一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二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作者在自传中忆及，日本近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苦闷的象征》的作者厨川白村称赞此诗表现了一种近代情调，殊为难得。郭沫若对厨川白村关于生命力受了压抑而产生的苦闷乃是文艺的根蒂，而其表现方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的理论，一度深受影响。厨川白村所称赞的近代情调，是否在于作品体现了“苦闷的象征”呢？诗人自谓与安娜恋爱之后所作，那么，小刀和海水的意象当与此相关。爱情应当是甜蜜的，诗题却是《死的诱惑》。这究竟是怎样的心境呢？诗人的“心焦”又所为何者？是为爱情，那自然是以身殉情的痴迷；是为“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烦恼”，这就是生的困惑。想想两人的异国情恋，确实浓得化不开；又想想雄心勃勃但诸事并不顺遂，颇多苦闷和烦恼。有学者称此诗是“时代苦闷与人生求索”交织的艺术写照。郭沫若的心焦和烦恼，除却爱情，应当还有难以施展抱负的困顿。

另一首《别离》，作为爱情诗，要单纯得多：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湫。
晓日月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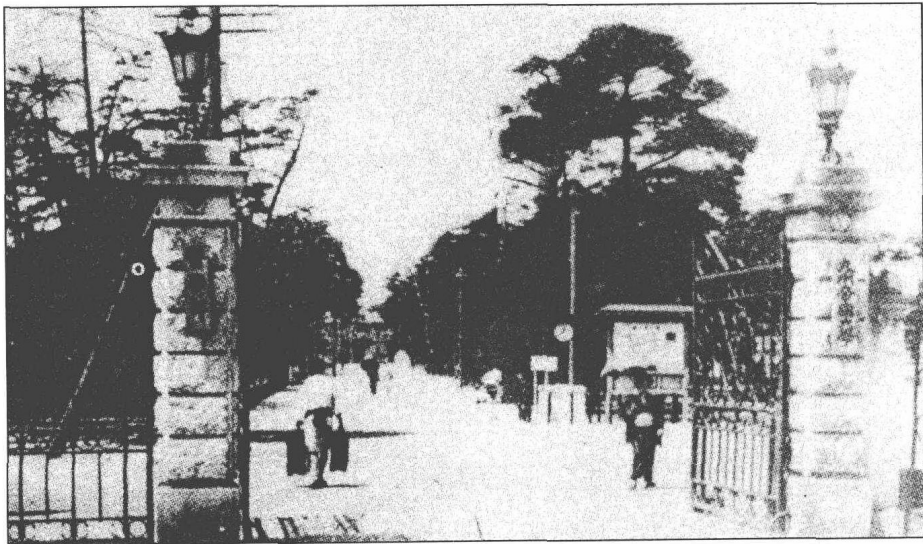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

作者在《五十年简谱》中称此诗作于1916年与安娜恋爱之后，原题为《残月黄金梳》，但在《创造十年》中又说作于1918年。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918年将此诗改译为新诗并改题，两诗一并收入《女神》：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走到这旭川桥上；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月儿啊！

九州帝大医学部正门



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用着我的手儿，

插在她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太阳呀！

你同那月桂冠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借着她的手儿，

戴在我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走到这旭川桥上；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残月黄金梳》虽是旧体，却并非格律森严的律绝，两年后改写为新诗，无疑是时代使然。这仿佛为40年后的旧体新译开了先河。

安娜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景慕郭沫若的才华。以当年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国留学生的处境（郭沫若并非官宦子弟，虽间有家人接济，经济始终拮据），安娜出身土族而贫贱不移，对于郭沫若后来的事业（特别是1928年流亡日本），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

说《死的诱惑》有系于爱情却又超越爱情的心焦和烦恼，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的拮据。这一年与家人的通信，不难见出艰窘的情状。

5月25日，在致双亲的信中有“今岁暑中，可国事稍就平妥，拟归省一行”的打算，结果不克成行。既非时局所阻，亦非学业所关，主要还是没有回家的路费。须知自1913年远游异国，一别已经5年，在这封信里有“今日接到玉英（即郭沫若原配夫人张琼华）一函，叙及父母哀痛之情”等语，可以想见郭沫若作归省的打算并非敷衍。

7月2日致双亲信中，有“世乱年荒，家中何能更得此巨款现金？二老如此待男，颠转令男心不能一刻安”等语。盖其姻兄自日本归国省亲，转报郭沫若的窘境，致其双亲有再行接济之举，而郭沫若在信中有